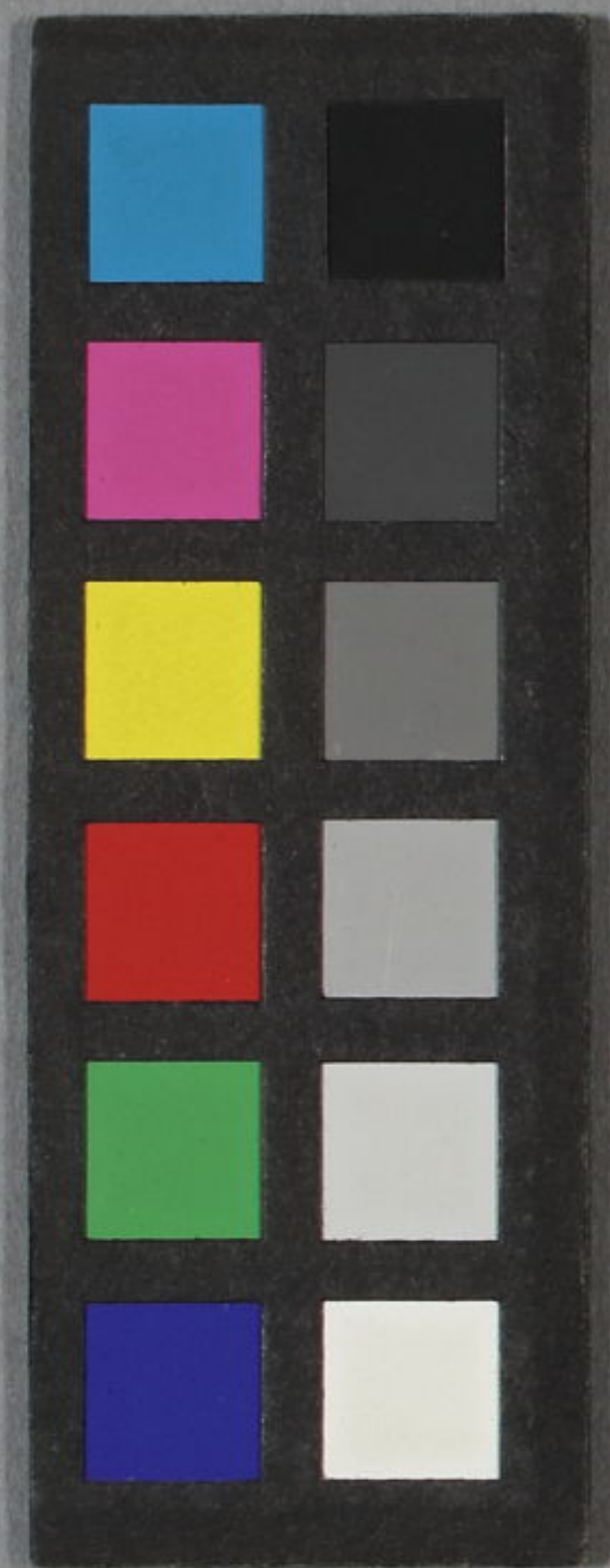




七修類稿

奇譚類



門 1加3
歸 119
卷 18

七修類稿卷五十

奇譴類

繫虎陰

明仁



四明象山縣有樵童入山偶遇脫窰之虎行倦而氣促攬童坐身下虎陰偶在童手童一搔摩之而虎似欲之之狀特出陰於童身一隨其摩焉久之虎睡而童得出焉童左右視之側有樹根之竅思腰有縛柴索卽以一頭解繫竅根一頭縛虎之陰盡力一掙

而脫去虎咆時不能行童歸語家人衆驚且笑而且往觀之則虎已死於樹根矣此得於本地同野王大衆之言子初聞之不能掩口深思爲人呵卵而受害者亦衆矣豈獨虎也哉

左道

符堅入寇時會稽王道子以儀物鼓吹奉以相國之號求助於鍾山之神見堅傳故堅後見草木狀皆人形也天寶間西番寇西安詔不空三藏誦咒禳之忽見金甲神人不空云此毘沙門第二子往救西安矣後

西安奏捷亦云西北有天王現形勝之朝廷因勅諸

道立像

見說部

故今佛寺有天王堂始此嘉靖庚子山

西虜賊入寇朝廷揚旛設醮仗劍呪詛以禳之後奏捷適是日也以予論之左道之術亦或有之助正不助邪也故三事有驗而王昭遠之六丁不驗矣

林同知

吾友儒居林同知應麒未第時父夢子第十名已而果然既中同年嵇世臣之房主夢林中一百六十八其父夢中第四甲進士八十六意者嵇之主人不當

夢林四甲例之無者豈知後四科方中是爲四甲士
矣數則一會試一殿試者奇哉

代死失火

周允江右吉水文襄公忱之孫也爲人公直愷悌術
士每推其命止於五十二歲嘉靖二十二年爲廬州
二守適當其時一病脾胃再病傷寒自以必死矣夜
夢神人語之曰汝行事多善當有人代死明日羣醫
視疾罷有老醫出府偶爾傾跌觸石而死周之疾自
此愈焉北京西江米巷正德間有士人夜歸見一人
布石灰於地圍長數十丈至門首灰迹亦存意巡邏
者之所爲矚其遠去而掃除之數日後其地火發獨
遺土人之室因作醮事謝天醮罷焚紙而飛火復燒
其家始悟石灰之布火數也掃之而不焚今報之而
復然也予意人可代死則富貴者長生火可遮飾則
神亦不明矣是夢也死也疾之愈也火也復然也灰
之布與否也皆偶相值耳或者神固欲之憧憧顯驗
彰彰示衆是特假此二人也苟謂事事如斯吾未之
信矣

嘉靖初有鄧雲翁者福建閩縣人少遇異人授以種牙之方其法欲治者先令尋活鼠一枚然後至其家俾患者飽食而吞丸藥七粒復與沒藥入湯嗽口片時牙皆動軟可下矣下時洗淨而記其序焉復洗牙齦乃用生鼠去皮腸和藥搗爛成膏依牙之序逐枚蘸鼠以種原孔三日不可食亦不饑由前丸藥之功也凡延治者通種過則至死如少壯之齒有懼而只使醫其病者則他日老而不種者皆落而種者堅固也往往士大夫多受其益真仙方也今聞死矣子亦不能傳

喫苦稱冤

禱雨用蜥蜴以其能致雨也宋熙寧間旱令捕蜥蜴一時無獲多以壁虎代送官府民謠有壁虎壁虎你好喫苦之說國初大江之序常崩人言下有猪婆龍也一時恐犯國姓之音對上祇言下有龍也太祖惡與元同音令捕殆盡時亦有癩龍癩龍何不稱冤嗚呼世受誣而被害者不知其幾龍與壁虎哉孰得與

雷霆抗哉

許吏部

成化間許尚書縉巡按山東時有曹州知州任久不陞憤而造樓於州前名曰更樓實翫月飲酒所也然素恃才不得於儒學有生員王某因許觀風來曹遂稟知州之過并言樓事許因盤州庫藏致詰更樓當改爲庫樓於內可也遂坐令拆毀毀間見有巨碑上書許吏部許吏部拆了更樓造樓庫氣殺 知州喜殺了王知固因問此何人書也工匠以當時有瘋道士來寫者許已愕然後爲天官而王生員爲固安知縣遂傳之人以爲奇事予以今崧臯又爲天官豈非二吏部乎

竹米

竹結實如麥則見於晉元康之時如米則見於唐開成宋咸平之時然不言其色與味也嘉靖二十年杭州昌化縣長亘五十里竹葉之間筴絡成穗而實焉採之而舂得黑色碎米炊之而食味少澀而飽人和飴爲餅餌最佳其地時遂就豐熟又見傳云竹實如

雞子味食之清涼滿口故謂鳳凰食也此恐不然

周宣靈王

錢塘南良里有周宣靈王之廟或歲誕日忽來青蜺
即俗田雞但脚尖圓而青綠之色至深一枚好事者取置他方明日復
至引治聞隣火見王於焰中救之嘉靖丙午火復切
廟又見衣紅者坐殿頂亦異也

鬧幾場罵不休

洪泰間朝廷銳意欲修續綱目督促翰院因各薦外
臣相知者入纂時丁參議與宋尚寶懷因爭一事
尚氣失色忿詈於館中時有一詩云參議丁公性太
剛宋卿凌慢亦難當亂將毒手拋青史故發僉言汚
玉堂同輩有情難勸解外郎無禮便傳揚不知班馬
韓歐輩曾爲修書鬧幾場又吾友編修金美之未仕
時爲外家張氏作誌謹依金石之例不書婦姓婦家
乃俗夫也意編修爲輕已而背言詆之其友張教諭
子興口占長短句嘲曰張翁墓誌金生執筆不書婦
氏婦家稱屈金生自謂能文字纔動筆時便忍氣韓
退之柳柳州蘇東坡歐陽修當時墓誌做多少畢竟

門前罵不休右二事雖一時戲言大抵修書必須日久而用人必得實學庶使事不錯而文精也苟拘以官法執筆者非人書必無成也聞當時亦徒爲一番耳又無位之人不當輕與人作文徒爲人嫌美之後貴求文者動以數金而未得人不惡之是可占矣

天妃顯應

天妃莆田林氏都巡君之季女幼契玄理預知禍福在室三十年宋元祐間遂有顯應立祠於州里至至元中顯聖於海護海運萬戶馬合法忽魯循等奏立

廟號天妃賜太牢洪武初海運風作漂泊糧米數百

萬石於落際

落際言水往不可同處

萬人號泣待死矣大叫天

妃則風回舟轉遂濟直沽而後又封昭應德正靈應孚濟聖妃娘娘之號自後海舟顯聖不一四方受恩之人逐各立廟故今在處有之也特述其耳目所知者一二吾杭永樂中百戶郭保海運遭風一旦晝如夕者似三晝夜矣舟人泣天許以立廟頃刻遂見天日成化間吾杭給事中陳詢欽命往日本國至大洋風雨大作舟將覆矣陳禱天曰予命已矣如君命何

遠見二紅燈自天而下若有人言曰救人不救船則
燈至舟上有漁舟數隻飄泊而至遂得渡登山卽語
曰吾輩爲天妃所遣此山自某地去可幾日至廣東
也但多蛇難行今與爾盒藥敷足則無害矣已而果
然復入京領勅又行下舟時夢天妃曰賜爾本此回
當刻我像保去無虞也明日有大木浮水而來舟人
取之乃沉香至今刻像於家嘉靖甲午朝命給事中
四明陳侃封琉球開舟明日颶風大作舵折舟將覆
矣舉船大呼天妃但見火光燭船船卽少寧明日有
粉蝶繞舟飛不去黃雀立舵食米食盡頃刻風又作
舟行如飛徹曉至閩午後入定海也神實不可掩也

戲對

正統間杭教授陳某年長而髮鮮矣時方伯艾英最
爲多鬚乃舊知也艾故以一事籠絡之教授乘氣進
司與講艾乃謾曰陳教授數莖細髮無髻可施陳隨
口應曰艾方伯一臉鬚髯何須如此又成化間司馬
陝西楊鼎一日與司寇福建林聰會坐林戲曰胡兒
十歲能騎馬蓋楊多鬚而年少之故楊答曰癩子三

年不似人林在位已久而園地有癩也

盜竊書

友嘗借予詩林廣記楞嚴經其家爲盜入西廂因犬吠而所竊無幾明日子過訪之主人曰并子之書去之矣子因諷一詩以自解西廂月黑夜沉沉盜入君家犬吠紛却把詩林經卷去始知盜賊好斯文

劉長生

萊州有神山洞乃郡人劉長生學仙處也有石像臥榻面有小竅水出不涸郡人云舊有太守劉姓者見石像面有贅疣命工削平後劉面生一瘡如削狀祭之方愈今創處長有水出故今陳尙書洪謨有詩云面帶微痕淚若流可憐太守過爲謀仙家慣說能屍解一石緣何念不休可謂得詩人之諷也

三笑事

嘉靖庚子杭有穩婆爲人收生反生子於產家而醫人因急症死於病家者又有蔡倉官權巡捕而爲強盜劫掠一時畏盜口稱爺爺好事者作一絕曰穩婆生子收生處醫士醫人死病家更有一般堪笑者捕

官被盜叫爺爺

報應

報應之事決有但皆假手他事展轉見之遲速不同所謂有記性沒急性也獨本朝編修岳正得罪朝廷以家產盡給指揮李鐸鐸傢門不論男婦搜檢放出人怒其橫而無禮岳內亦受辱也無何岳有復官而李鐸得罪朝廷英廟以其家產乃岳正者即復給之所得數倍於前而家人之辱李氏婦女尤甚焉此真可笑

荒年轉語

嘉靖乙巳天下十荒八九吾浙百物騰湧米石一兩五錢時疫大行餓殍橫道予友金玉泉珊除夜作二轉語詞雖近戲事則實焉錄之不惟見時之荒亦是發人之一笑耳年去年來來去忙不飲千觴飲百觴今年若還要酒喫除却酒邊酉字旁飲水也年去年來來去忙不殺鷺時也殺羊今年若還要鷺喫除却鷺邊鳥字旁殺我也

金有定數

徽州知府鄧繼曾四川資縣人云給事時其親某曰君方入仕切忌苟利予巡按雲南時至一地身如芒刺不可睡意恐有冤欲訴秉燭獨坐突有一人在前叱之察院深密汝何人可至耶應曰我非人爲君守財神也待之已久予曰金何在神以座下是矣視之磚下白金千兩因語我爲御史可置此物行耶能爲我送歸否神曰但要鄉貫票帖耳如言寫帖焚之人遂不見將復命有同年某主事丁憂於家進院告曰予貧兄能助否因以保舉一官言予允之主事曰謝

禮五百金請受二百予方難之主事曰不受是欺我否則亦忘也不得已受而歸家數日終辦三牲靜夜將禱前事則原神復至矣出其金止八百兩予問之何少焉則曰前某主事者是數也悚然謝之未嘗告人今年八十君至親仕途且遠洩此以見定分有數也鄧因語幕僚鄭彥充鄭問御史主事姓名則曰過則當爲人掩其子孫正在仕途鄧言時嘉靖戊戌年

肖祖

集異記載蕭穎士貌似鄒陽忠烈王事益以盜曾發

王之塚見穎士肖王故也又郭頴世語云魏黃初盜發吳芮塚見芮屍如生後盜通南蠻校尉吳綱曰君形貌何類長沙王吳芮乎但微短耳綱矍然曰是先祖也今記吳王至綱四百四十年而穎士至忠烈王二百八十年矣唐薛用弱云三五世後子孫必有一人肖祖者諺云外甥似娘舅水木同源此豈非其驗歟

事相同

坦齋筆衡云趙鼎乃李德裕轉世俱壽六十二宣和遺事云高宗乃錢鏐轉世俱壽八十一事雖荒唐四入德位不殊壽復相同殆非偶然也若大聖人與宋文公皆庚戌生亦奇也

人化虎

王充論衡多篇引魯公病而化虎之說及漁樵閒話載劍州李忠因病化虎其子驚懼虎將食事予意世之變化者多矣有情無情皆物也人之一變遂失本性哀哉昨聞表兄諸二云成化間餘姚通德里有王三者每與孫臥至半夜去將曉方回冬月則半體冷

濕孫甚不堪因語其父父疑其從盜也俟其去時踪跡之忽一夜開窗將出啓燈視之已變爲虎而足尙未全把其足則逸而去矣遂不復回後人於山中每遇傷足之虎遂哀求曰三老官竟咆哮去此與夷堅志黎道人殺變狗婦人相類不知一晝夜時倏忽爲人獸者此何理也

胡楊前定

吾杭胡靜菴先生世寧少將習舉業其祖恐其無成召仙問之仙批官一兵部尙書嘉靖戊子果陞前官

予見其姪而戲曰只恐令叔先生不久宦途矣不數月果致政回吾友楊僉事祐進學時隣有裁衣匠夜夢人喚問其人曰我楊僉事家也明發則楊家喚做藍衫匠人曰官人必做僉事嘉靖辛丑楊官僉事子與戲曰官止矣不若陪吾林下樂也別一年則聞死任是知一定而不可逃

掘地得人

予嘗笑談圃載元豐間修城掘得一物活而如人但無眉目或謂之太歲正德末崇德地名高田村民家

掘地得活小兒卽時燒死此又不知何異也

不知畫

嘉靖初南京守備太監高隆人有獻名畫者高曰好
好但上方多素絹再添一箇三戰呂布最佳人傳爲
笑余曰此中官宜然聞沈石田送蘇守五馬行春圖
守怒曰我豈無一人跟者耶沈知另寫隨從者送入
守方喜沈因戲之曰奈絹短少畫前面三對頭踏耳
守曰也罷也罷

李迪二夢

國初高李迪蘇人也詩文爲一時所宗其文集載志
夢一篇乃其遷官授命歸鄉之事無一不驗自敘得
於恍惚吟嚙之間而可徵未至者無少忒焉人事豈
偶然者與余又聞其致仕後又夢一人執其手書一
蘇字囑之曰爾必見殺於此人後凡蘇姓者皆不接
見及本府太守魏觀嫌府治反居衛之右手不稱文
東武西之位遷於張士誠故址衛官誣奏太守欲復
吳王之業太祖召至斬之高因爲太守作上梁文併
棄市予考其傳亦曰不得已爲魏觀客辭歸悒悒淹

塞死文集又曰不幸爲故人得罪沒於京似皆憐而爲諱之之詞且同時浦長源挽高之詩有鼓罷瑤琴卽解形蕭蕭日影下寒城之句是所聞之夢不誣神矣哉

異寶

嘗讀春緒紀聞有人蓄礪礪大硯注水硯間則水中有一小鯽游泳可愛去水則無也夷堅志亦載人有銅盆凡水注滿則雙鯽撥刺出水矣無水無之予未之信後杭醫朱某家造墳得土中二磁礪偶注酒於

七修類稿卷二十一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奇譴類

八十九

正德丙子浙省秋試場中已定章榜提調叅政王翊桌下偶遺一卷視之頗佳視原批亦大稱許乃第三場者也遂令對號檢其前場則已爲外簾批倒然展玩間心以爲好袖語監臨鮮冕鮮曰是可壓榜中者之半焉遂對經易爲八十九名開卷乃仁和王一槐

也人以為若遺前場則王未必取王不語監臨則八十九名未必易此非其數耶至丙午科草榜亦定但俟明晨揭曉矣是夜監臨楊九澤夢一知府至室楊曰此地此時汝可進耶知府對以有卷未填故來告知覺遂於坐褥得卷自謂文好且奇五更語其事於提調監試者諸官未有言則聞內簾馮主試有請楊至馮曰適夢一生員披朝服告曰吾卷已為楊繡衣取矣願贊成之予問其名則曰致字號也楊笑而對以前事且曰監試提調之不言意以為私耳今當拆卷視號四語諸官拆卷果乃致字因對經易名亦八十九也乃蘭谿縣鄭國賓易去者餘姚胡翰因致獎勵以懷之嗚呼前之易固奇也後之夢果孰主耶八十九名非一定耶

宋興亡

宋祖以乙亥命曹翰取江州後三百年乙亥呂師夔以江州降元以丙子受江南李煜降後三百年丙子帝暴為元擄已卯滅漠混一天下後三百年已卯宋亡于厓山宋興於周顯德七年周恭帝方八歲亡於

德祐元年少帝止四歲諱顯德二字又同廟號亦曰恭帝周以幼主亡宋亦以幼主亡周有太后在上禪位於宋宋亦有太后在上歸附於元何其事事相符豈亦報應之說耶

虎災

嘉靖丙午杭之屬縣有山處虎則成羣白日入民家傷人道路不敢獨行雖附城之市井亦至也死者不可計且不可獵徐杭尤盛地名上皇有土神徐令公每附人言禍福最靈縣尉許賽猪羊捕之旬日得六虎焉遂宰牲以祭然牲既殺而毛不能去衆方駭之巫忽作神語曰上天降災吾爲民逆天遭譴本所甘心部下壯士寧不使一飽耶牲禮非數百斤不可也於是復益而後享予意連荒二年丙午秋少熟又多虎災觀令公之言豈非其數乎

三韭三白

昔人請客東以其饌二十七味客至則惟煮韭炒韭薑醋韭耳客曰適云二十七味何一菜乎主曰三韭非二十七耶錢穆父嘗請東坡食鼎飯子瞻以爲必

精潔之物至則飯一盂蘿蔔一碟白湯一盞坡笑曰
此三白之爲品即相對闕然三韭三白真可爲對

鵲橋

鵲橋之說洪景盧辨之精且當矣而癸辛雜識又載
楊繼繼侍姬田氏與婢七夕見仙騎鶴之事刻又符
於王喬者然猶紙上陳言未足爲信吾友王員外一
槐尹湖之日七夕停舟劉家溝見隱隱二條如旂非
旂如龍非龍閃耀空中當驛門數丈之上或分爲二
或續爲一往來不定亦隱隱惟聞萬鵲噪雜之音或
時明聞一二聲飯頃雲氣紛郁香雲滿空飄小雨數
點而散意真有鵲橋之事也此又不知何也

少保吏筆對

本朝少保于公謙幼時其母梳其髮爲雙角日遊鄉
校僧人蘭古春見之戲曰牛頭喜得生龍角于卽對
曰狗口何曾出象牙僧已驚之于回對母曰今不可
梳雙髻矣他日古春又過學堂見于梳成三角之髻
又戲曰三角如鼓架于又卽對曰一禿似插榧古春
遂語其師曰此兒救時之相也墓誌載古春爲此也後爲弟子

員接巡按三司坐一寺中有指殿中之佛曰三尊大
佛坐獅坐象坐蓮花可以爲對也在座者曰可令小
秀才來對時于對曰一介書生攀鳳攀龍攀桂子既
對而出寺衆軍官問曰何以對之于卽曰兩箇小軍
偷狗偷雞偷莧菜此皆可謂絕倒也

孟密鬼術

雲南孟密安撫司卽漢孟獲之地朝廷每歲取辦寶
石於此其地夷俗鬼術甚駭有名地羊鬼者擅能以
土木易人肢臟當其易時中術者不知也憑其術數
幾時而發則腹中痛矣痛至死而五臟盡乃土木
或置人不深但易其一手一足其人遂爲殘疾又有
名撲死鬼者惟欲食人屍骸人死親朋鑼鼓防之少
或不嚴則鬼變爲禽獸飛蟲突入而食之矣皆不可
以理喻者嘗讀演義三國諸葛七擒孟獲蠻夷多有
怪術於今驗之果然今孟獲子孫尙繁

蘇東酒令

昔東坡酒令一曰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曰
光武師渡滹沱河旣濟未濟一曰劉寬婢羹汚朝衣

家人小過坡曰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小畜後斬大畜當時指荆公也本朝陳詢忤權貴謫之同僚送行衆爲說令陳循曰轟字三箇車余斗字成斜車車車遠上寒山石逕斜高穀曰品字三箇口水酉字成酒口口口勸君更盡一杯酒詢自言曰轟字三箇直黑出字成黑直直直焉往而不三黜吁蘇陳二人俱有意爲口舌故起而復路也

方陳報應

嘉靖丁未夏杭海寧縣雙廟社民方林素不孝一日

母怒曰我當懸櫟以謝汝遂以櫬接脚以繩掛梁兜項而勢將縊也是恐嚇其子冀其改過不料子卽去櫬而身爲氣絕子遂掩人以急病貯棺明日其子若綁縛狀跪伏柩前口稱阿姆阿姆晝夜不絕水穀不進者半月顛狂而非人矣其年吾友前衛右所百戶白鉞統卒啓運運卒有黃陳二人每同臥起黃有白金二兩晝繫身而夜置榻陳知之也一日早起扯舟而忘其所繫偶爾失聲陳聞而意其失取矣移時托以腹痛下舟竊金而棄金包於水黃晚失金指陳曰

此獨爾知爾先下必爾盜吾物也陳遂誓天曰褻神
靈惡聲無所不至白雖檢其囊而嚇以刑終無所得
陳之誓語尤篤焉如是者閱數月黃偶起草薦則金
包帶水在陳枕下因持包大叫於衆陳卽失色吐其
實情惶愧就縊者數次白回告子子意善惡一念通
於神明一歲之中二事如此可不畏哉

道號

昔黃慈湖曾有一書與人辯道號之稱及世俗取者
之多予嘗讀之喟然念子思孟子稱孔子亦曰仲尼
未聞號之稱也近世詔諛卑佞之習尤勝似又非黃
慈湖之時比也二三十年之間輒生小吏亦各以道
號標致况有一命者乎然皆忘其名與字可笑也舊
有一詩云孟子名軻字未言如今道號却紛然子規
本是名陽鳥更要人稱作杜鵑正可以嘲今日

菱荷妖

予見張東海弼誌松江葦序班墓云成化丙午八月
十二日午時天正澄霽市人見空中駕一舟自東而
西又折而東落于葦之樓屋衆視之乃菱所結舟也

因駭之後語及于吾學教諭廣西宋君佐宋君曰嘉
靖辛卯荊州當陽縣地名沙寺市人偶見一舟
載人遠來可二三十登岸則舟乃大荷葉也人方駭
之而舟人卽至一大家求食與錢不應卽毀死畫墁
與之敵焉則自殘其體其人終不能傷遂沿門擾之
官府亦無如之何擾將月後不知其所往予時正署
學于彼也予方以爲果有而皆術如騎草龍之事也
松江之舟未必無人或遇正神所衝委而去耳

雷震人死

嘗聞震死之人有硃書背三口曰八如此四字人無
識者後有人云此米中用水四字特去中之直畫耳
予則以爲好事者爲之也昨浙省都司周恒齋臬人
也云其鄉果有硃書批背三行而字不識者又有自
見紅旗于盥盆數日後人聞空中云不可錯不可錯
紅旗者是也遂擊死據是則雷之擊之者皆神之有
意者矣然則擊木石者又何爲哉如西陽雜俎所紀
怪誕者又何爲哉嗚呼不可謂無亦不可謂有此不
測所以爲神也

義娼

天順間楊昌平俊范都督廣爲石亨所構誅皆非其
罪二人赴市英氣不挫楊又挺身連曰陷駕者誰吾
提軍救駕者殺之天平一娼縞素而來楊故狎之者
楊曰汝來何爲娼曰來事公死楊曰無益于我反累
汝也娼曰我已辦之矣亦大呼曰天平忠良死矣觀
者駭然楊旣死娼慟哭吮頸血以針線綴接于項顧
楊氏家人曰去葬之卽自縊于旁矣噫予觀娼意當
時必料官司收而奏之必有大言以聳動平人主故
視死如歸曰我已辦之矣嗚呼惜不見其行又不知
其名何娼之有若人哉真可謂奇也書之俟其知事
之悉者補傳

三脚貓

俗以事不盡善者謂之三脚貓嘉靖間南京神樂觀
道士袁素居果有一枚極善捕鼠而走不成步循簷
上壁如飛也道士因善篆刻士夫多與交吾友俞亭
川亦嘗親見之也

有無你我

吾杭舉人張洽未中進士時一日照鏡見鏡中之貌
另一人也口云有你有我無你無我驚以語人莫知
也明年辛丑赴部中途與一舉人同車想像酷似鏡
中所見問其姓名又同乃會稽張洽也遂言前事二
人遂以此行中則同中下第亦必同矣揭曉果皆甲
榜杭者選南部主事而會稽者選北道矣不二年杭
者死于任而會稽者死于家因思此與唐之宰相宋
璟每每鏡中見有相字者切同此真可謂怪也

判子詩

京師宣武門外有寺曰歸義凡士大夫送行多于其
間嘉靖間刑部副郎蘇志臯一日餞客先至僧房壁
間有李鎮所畫判子一幅迴脫盤爲壺令一鬼執而
投之一鬼執酒壺於判後竊飲之蘇因暇戲題詩以
嘲云芭蕉秋影送婆婆醉裡觥籌射鬼魔到底不知
身後事鄮都城外更如何蘇友高東谷時爲光祿少
卿夜夢綠衣使者告曰蘇司寇嘲戲太重求爲解之
次日高告於蘇蘇思而告其歸義之故兩人相笑別
去高復夢綠衣曰我以公與蘇司寇交厚專爲求解

何置不言高明日顯往蘇處特拉同至歸義復題云
蟠桃之竈酒頻傾總是區區兒女情莫道不知身後
事目光如電照幽冥是夕綠衣復謝高卿吁是何怪
之若是耶

鄭亞巴

正德間揚州江都縣鄭某因啞而人稱爲啞巴一夕
至南門偶見空中光曜仰視則天開眼也隨拜隨喚
人觀不覺其聲之出口自是不啞予以人舌短縮則
不能言豈因一拜於天遂有音聲聞未爲信後聞揚
州曹進士守真云啞者遇其父之識果然

二徐異識

宋徐積節孝先生耳聾終日獨坐而天下事無不知
本朝蘇人徐禎卿家不蓄一書而無所不通

七修類稿卷五十一終

下第感興卷五十一
一絲斷處特切同至歸我後題云
曉桃之窈酒類輕總起此區是女情莫道不知身後
事目光如電照幽冥是多綠衣復謝高卿叶是何怪
之若是耶

本醇樸人并所懷宋不蓄一書而然抱不厭已
宋翁詩贈莘共坐耳壁終日臨坐而天下事無不
人學二翁與端之

七修續集原序

草橋郎先生所著七修類藁馳騁古今貫穿子史百家之言而折衷之吁可謂富矣嘉靖丙寅先生春秋八十猶日綜羣籍參互考訂客有慫之使成績藁未及印摹而四方好奇之士購求恐後先生持以示子曰嘗居子養德養身之教矣操此末技可愧也然一得之愚序以終教可乎予聞古之好學者忘食忘憂而忘其身之老蓋其求之於內者專故所以成其身者大也今觀先生之書古今疑義辨析曲盡至論時

事憂深言切屹屹窮年誠不知老之將至也嗟乎舉平生之精力而從事於博聞立言之科亦甚難矣若以其嗜學之心研窮性命反求身心而有得焉則所論著又必有進於是者昔衛武公年逾九十猶日求箴儆以自益故淇澳之詩傳之至今先生精神完固可進於武公之壽尚亦有武公之學哉後有論次當與淇澳之詩並傳無疑也善不佞敢以是附賜進士出身亞中大夫雲南右叅政前奉勅提督兩省學政錢塘陳善撰

北修續彙目錄

卷一 天地類

遊閣古泉記

山水名數

丹霄絳河

吳會

星石氣之母

諸井

口鼻

諺言晴雨

穿井

秦漢用夏正

箕梧起歷

經緯星

晝夜百二十刻

史王不知天文

天文難知

北斗九星

卷二 國事類

廟祀夫子像

張中

文官品級階資

元順帝宋脈

呂珍

浙省倭寇始末畧

杭蘇糧輕之故

南北二嶽

周城陞

國家銀米數

國家戊子

本朝火德旺

雙槐歲抄

卷三 義理類

近詩作

理論

中國

遇不遇

荆川四得

詩言數目

七數

善惡不嫌同科

食物四要

武穆不能恢復秦檜再造南宋

產物各異

近日軍

鵲鷺虎貓

耳角鼻

字書經文

繆謚

貧

交

人形

三書之得

人各有長

勞利

卷四 辯證類

東坡赤壁考

孟氏生年月日子

書名沿作

春王正月

六更鼓

午夜鐘

夜行船

關百草

重字雙名

三邵平

亡命為僧

關漢壽

黃鳥銀

送窮

非大聖人言

準余

鶴食物

西臺御史

禱祭

孟蘭盆

長夜飲

衣鉢

連山歸藏易

王陳論史之錯

皴

仙俱屍解

嶺梅

南園得失

擁劍

蓬萊仙奕圖

不知人名

諺多古書

蘇李詩

卷五 詩人類

廣陵散

謎序文

鬼神誠格

詩句用古

瀑布詩

朱宮觀朝圖詩

又

又

又

四言咏物

錢氏二女詩

弔顏詩

馬踐犬

碧沁詩

雁燕四律

神童對

恰字

唐宋用字之別

破題

俗語本詩句

風水

又

卷六 事物類

舞馬

噴嚏

魚袋金花帖子

痘瘡

婦女殺賊

鹽

從葬沙板

古鏡

樹蟲

華亭兩縣丞

招疊扇

二密

楊曹仙佛

三高人

燕

蚊

浮炭

不灰木空青蘇合香丸

八駿

眼鏡

古今人形不同

王錢門對

大蜘蛛

香臺百詠

戴進傳

卷七 奇譎類

佛睛黑石

碑樓

水石變異

老人

血水

異妖

李伯時天馬圖

透光鏡

尚書夢

郭季

祈雨

屍行

周費二夢

七修續藁目錄終

七修續藁卷一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天地類

遊閱古泉記

少嘗借人癸辛雜識齊東野語二書見其彼此出入
莫知孰先著也第以野語大事多於雜識而雜識卷
帙又繁因止錄其野語今見雜識比舊四分之一若
似道喪師江上等事皆缺之且無刻板懊恨未錄茲
以原錄閱古泉一記附入七修他日使人知宋

末元初吾杭紫陽重陽皆韓侂冑之園而侂冑之宅
正今太廟巷地而韓之園宅自南而北沿西繞於二
菴觀今文內古蹟歷歷可考焉文曰丁亥九月余偕
錢菊泉至天聖觀訪緒伯秀遂同道士王磐隱遊寶
蓮山韓平原故園山環皆秀石絕類香林冷泉等處
石多穿透山斬絕互相附麗其石有如玉色者閭匠
者取爲環珥之類中有石罅沓而深泉涓涓自內流
出疑此卽爲閼古泉也徂旁有開成元年六月南岳
道士邢令開錢塘令錢華題名道士諸葛鑑元書鐫
之石上又南石壁上鐫佛像及大字心經甚奇古不
知何時爲火所燬佛多殘缺又一洞甚奇山頂一大
石墜下旁一石承之如飯甑然又前一巨石不通路
鑿一門門上橫石梁又有一枯池石壁間皆細波紋
不知何年水直至此處然則今之城市皆當深在水
底數十丈矣深谷爲陵非寓言也其餘磴道石池亭
館遺跡歷歷皆在雖草木殘毀殆盡而山秀潤可愛
大江橫於前正見潮上如練然其下俯視太廟及執
政府在焉山頂更覺奇峭必有可喜可愕者以足億

不往且聞近多虎往往白晝出沒不常遂不能盡討
此山之勝故書之以諭好遊者右記乃周密公謹所
撰周爲宋末元人閤古泉卽今青衣泉也記云丁亥
至元廿四年也云下視太廟執政府此宋官舍見前
祀典官署考想初元元軍旣北宋之官舍遺址尙在
耳

山水名數

山海經禹曰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居地六萬四
千五十六里出銅之山四百七十六出鍬之山三千
六百九十與管子同管子地數篇地之東西二萬八
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
千里予意移流開掘古今應少更也然而大畧相去
無何非此則有望洋之嘆矣故於諸書拈出之

丹霄絳河

天之色蒼蒼也翰林志曰紫霄唐有丹霄樓何也銀
漢天河白色也而曰絳河何也蓋觀天者以北極爲
標準仰觀而見者皆在北極之南故稱之曰丹曰紫
曰絳借南之色以爲喻耳

吳會

吳會韻府滕王閣序皆指松江因學紀聞指吳興會稽二郡且有范石湖之辯爲據是也

星石氣之母

昔聞先輩云金生水五金豈能生水乎蓋金卽天星凡見天星卽晴不見天星卽雨是以星應金金生水也余獨謂未盡夫金生水者金爲氣母在天爲星在地爲石天垂象地賦形故石生雲而星降雨天地氣交星者氣之精石者氣之形精形合而水生焉又按天文志以星動搖而爲風雨之候石津潤而爲雨水之應此非金生水乃氣化之義歟五行以氣爲主是以五行之序以金爲首也

諸井

世有火山出西南夷水經註謂似火山出地中有焰近楊升菴載火井於丹鉛餘論以其泉如油熱之然人家取爲燈燭正德間方顯於蜀之嘉定犍爲予考嘉定之志雖古有其名不如是也犍爲則志所無楊以乃積陽之氣所產然則火山亦積陽而發之爲火矣

世有鹽井見於四川等地近聞有墨井出河南彰德府南郭村井山產石墨故名之因思井乃人力鑿成古曰鑿井是也恐墨石不能生於井中若中山經所載天井如處州南明山山隙間不施人力形圓如井萊州天井山亦然如此則石墨可生於中故朱子解井爲穴地出水之處孫子之兵法曰地陷曰天井是皆云天生之井也惜未深究彰德者

、口鼻

天食人以五氣五氣由鼻入鼻通天氣也地食人以五味五味由口入口通地氣也天陽有餘故鼻竅未嘗閉地陰不足故口嘗閉必因言語飲食而後開也反此者病也

諺言晴雨

諺言火日多雨蓋納音之數以一火主五屬水木三金四自然聲是則納音雖火日其實得一數則天一已生水土日其實得二數則地二已生火至水日其實得五數則天五已生土矣故火日多雨土日多晴水日多陰也是以水日必變由其水日實得上數又

不致曰高帝至文帝時言後九月則是秦漢皆以建
亥之月爲正月而自以建寅之月爲正月也若以建
亥之月爲正月則前何爲歲後九月哉况紀年皆
自十月而起而後歲次以至於正月是十月非正月
也明矣但太初元年如改歲自正月而起而後正朔
歷數始合爲一耳又月令章句孟春以立春爲節驚
蟄爲中又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豕韋之次立春
驚蟄居之則是漢以前皆以立春爲正月節驚蟄爲
中然此已太早若又自十月爲正月則時方孟冬豈
宜立春驚蟄也哉觀此則秦漢用夏正而未嘗改月
無疑蓋正朔正皆與夏正同周祭酒已詳辨明惜未
及此

黃梧起圖

嘗思黃芽生於堯庭初一日生一葉十五日滿而十
六日則落一葉起矣後月復生梧桐一枝生十二葉
遇閏年則生十三葉是天地生物已先曉人歷之所
以起也

經緯星

陽經陰緯經之體縱緯之體橫天度以二十八宿爲經縱五星之躔爲緯橫縱靜而有常故曰經星橫動而出入故曰緯星

晝夜百二十刻

嘗讀韓昌黎絕夢詩曰百二十刻須臾間註引董彥遠世間只百刻百二者以星紀言也朱文公以爲未詳因憶三山林永叔之說蠡海集中趙督緣王致道之論三言雖殊而理則同又觀管窺外編而會萃之細分十刻并其其闕庶尤明白也不知當時文公何

思不至此耶夫天行一週晝夜百刻配以十二時一時得八刻總而計之共九十六刻所餘四刻每刻分爲六十分四刻則當二百四十分也布之於十二時間則一時得八刻二十分將八刻截作初正各四刻却將二十分零數分作初初正初微刻初初刻者十分也正初刻者十分也既有初初刻正初刻非一時十刻乎一時十刻非百二十刻乎今因微刻分數槩于初正二字故不知耳其他或以子午二時各得十刻或以子午卯酉各得九刻或以夜子時得四刻者

皆非也此則十二時分刻之數矣又按漢哀帝時常用夏曆長百二十刻之說亦未見行與董言星紀亦恐非也茲以一時分圖於左又嘗見一書云古無漏刻書有朝禺中晡夕夜右甲乙丙丁戊至梁武帝方置百刻惜今忘之

先初初刻 十分

次初一刻 六十分

初二刻 六十分

初三刻 六十分

初四刻 六十分

正初刻 十分

正一刻 六十分

正二刻 六十分

正三刻 六十分

正四刻 六十分

吳王不知天文

天官書東宮蒼龍南宮朱鳥西宮咸池北宮玄武曰龍曰鳥以形而言曰蒼曰朱以方位言也咸池玄武單指方位之地而言困學紀聞引吳氏以咸池乃天潢南三星名咸池魚固然此豈總西宮七宿哉不知此咸池自是畢宿一星非西方日落之咸池又曰何列參白虎於昴畢之後尤爲可笑此不惟吳氏不知天文王伯厚亦不知矣

天文難知

司馬公通鑑以魏爲正統本陳壽三國志也朱子綱目以蜀爲正統本習鑿齒漢晉春秋也考之天文熒惑守心魏文殂可以魏爲正矣他日月犯心昭烈殂魏吳無事此又何以辯之蓋當時之月分與日辰不同故也心固步天歌以謂應當今之帝彼時三國同時日月各有所指昔北朝高允與崔浩論漢五星聚東井之事則由術家之差非三國各方隅日月時辰有所指耳此天度幽遠難知且不可輕泄也

北斗九星

北斗七星雖在紫微垣外垣內數也第一天樞二天璇三天機四天權五玉衡六開陽七瑤光并輔弼二星謂之九星此北斗經疏與靈臺本世行圖同但圖與臺本無弼星弼在垣門又非也步天歌與星說又併無之未知何指徐整長歷云北斗下有二陰星或是此必黑者未見也又春秋連斗以搖光爲招搖非也招搖自是氐宿一星楚辭補註以招搖在七星外是也王伯厚不知天文反以爲誤可笑王冰註素問

九星謂之天蓬天芮等九星不知何來尤可笑識此
侯博

十修續集卷一終

